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從美軍戰爭學院教育論我國官方戰略教育—文武關係的觀察

The War College Education system in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doi:10.30390/ISC.199811_37(11).0005

問題與研究, 37(11), 1998

Issues & Studies, 37(11), 1998

作者/Author：莫大華(Ta-Hua Moh)

頁數/Page：67-7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8/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11_37\(11\).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11_37(11).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美軍戰爭學院教育論我國 官方戰略教育 ——文武關係的觀察

莫大華

(政治作戰學校總教官室教官)

摘 要

國家安全不是純軍事的事務，應由軍事機構與文職機構共同合作與協調，確保國家的安全。在戰略教育上，應提供雙方高級成員有共同教育的機會，促進彼此的交流與共識，美國官方的戰略教育制度值得我們關注與學習。

本文主旨在呈現美國各軍種「戰爭學院」戰略教育的軍文職人員共同交流，藉以建議我國在推展戰略教育上，應提昇其學術地位並促進高階軍文職人員間的互動與共同學習，方能對國家安全與戰略有所助益。

關鍵詞：戰略、文武關係、戰略教育、戰爭學院

* * *

壹、前 言

國家安全不是純軍事的事務，應由軍事機構與文職機構共同負責、合作與協調，以確保國家的安全。在機制上，軍事機構與文職機構除了應有協調機制外，更重要的是要能讓兩種機構的高級成員，能有共同與共通的戰略思考，以利雙方溝通及協調。這必須在戰略教育上，提供雙方高級成員有共同教育的機會，以促進彼此的交流與共識。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五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就已經揚棄了國防事務純以軍事構想為著眼的觀點，而改為廣泛的新國家安全構想，要求在整個政府內的軍事與文職機構之間，達到密切協調。^①一九八六年的「高

註① 葛敦華譯，美國國防部（台北：國防部編譯局，民國六十一年），頁四四。



德華—尼克爾斯國防部重組法」(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 Public Law 99-433)，更提昇了國防部文人權威。^②讓文職人員更能掌握軍事戰略，並使其與國家安全戰略配合，而發展出文人至上(civilian superemacy)的文武關係。除了制度的配合，美國的戰略教育體系也提供了軍文職人員相互交流配合及建立符合民主的文武關係之機會。^③根據Morris Janowitz說法，美國的文武關係發展趨勢中，軍事菁英與文人菁英的技術差異逐漸縮小，文人控制的機制產生了組織性的變革。^④美國國防部、各軍種部、國務院、國家安全局及國家安全會議等單位的重要文職首長，也多曾與軍職人員一起接受戰略教育。美國官方的戰略教育主要是由「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與各軍種的戰爭學院(War College)負責，提供文武官員共同接受教育的機會，以促進彼此的交流與協調。

戰爭雖是政治的延續，但畢竟戰爭太過複雜、攸關生死而不能只交給軍人決定，同樣地，也不能只交給文人決定。唯有軍文職人員合力貢獻智慧防制戰爭，方能展現國家整體的戰力。戰略教育提供了軍文職人員共同學習的機會，軍人得以知悉國家整體戰略，文人得以理解國家軍事戰略，共同合作處置國家危機與衝突。

不僅美國「國防大學」的戰略教育可以給予我國官方戰略教育有所啓示，^⑤其各軍種的戰略教育也是值得我們關注與學習。美國各軍種都擁有自己的戰爭學院——「美國陸軍戰爭學院」(U.S. Army War College)、「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空軍戰爭學院」(Air War College)及「陸戰隊戰爭學院」(Marine War College)，負責各軍種最高層次的戰略教育，也都納入聯合參謀軍事專業教育之內，作為晉升聯合參謀高階軍官的必要條件。各戰爭學院除了召訓中高階軍官外，也召訓相同層級的聯邦政府官員共同受訓。相較於此，我國各軍種目前並無「戰爭學院」的設置，而是在「三軍大學」設置「指揮參謀學院」，以軍種戰術教育為主，戰略教育為輔；聯合軍種的戰略教育則是主要由「三軍大學戰爭學院」負責。受訓學員完全是軍職人員而無政府其他文職人員，缺乏軍文職人員共同接受戰略教育的機會。相較於此，美國的經驗值得參考。

本文主旨在從美國各軍種「戰爭學院」的戰略教育，說明美國官方在進行戰略研究與教育上，所呈現的軍文職人員共同交流，有助於軍事機構與文職機構在從事國家安全任務上的協調，藉以建議我國在推展戰略教育上，應提昇其學術地位並促進高階軍文職人員間的互動與共同學習，方能對國家安全與戰略有所助益。

註② *U.S. Statutes at large*, Vol. 100, Part 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 1989)。

註③ 有關民主類型的文武關係理論，參閱洪陸訓，「文武關係理論：西方民主國家的「軍事專業主義模型」」，復興崗論文集，第十八期（民國八十五年六月），頁一～三八。

註④ Morris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0), pp. 10~11. 此書國內有中譯版，洪陸訓等人譯，專業軍人（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八十七年）。

註⑤ 莫大華，「從美國「國防大學」教育論中華民國十年國官方戰略研究與教育」，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六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頁五九～七一。



貳、美軍各軍種戰爭學院的成立與任務

一、陸軍戰爭學院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是在陸軍部長盧特（Elihu Root）指示下，成立於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廿七日，但第一年班則要到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一日，才在華府開始上課；一九〇七年六月，該院搬遷到華盛頓營區（Washington Barracks），即現為人所知的麥克內爾堡（Fort Lesley J. McNair）。它是戰爭部（國防部前身）的戰爭規畫單位，以培養戰爭部及各指揮司令部的一般參謀軍官。盧特部長就以「不在促成戰爭而是以有智慧又適當的準備來擊退侵略，確保和平」（Not to promote war, but to preserve peace by intelligent and adequate preparation to repel aggression.）說明成立陸軍戰爭學院的目的，他希望此學院能成為美國陸軍未來的領導人員研究國防、軍事科學及指揮等重大問題的地方。^⑥一九四〇年，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故，該院暫時關閉了。直到一九五〇年，重新開放並搬遷至李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一年後，又搬到卡萊爾營區（Carlisle Barracks）現址。^⑦

陸軍戰爭學院的願景（vision）是要成為國家戰略領導與陸權的卓越中心，是一個為今日領袖準備因應明日挑戰的學習機構，藉由教育、研究與其他方式追求戰略藝術的精通。因此，它的任務就是在訓練選訓的文武學員及國際領袖，以備履行在軍事與國家安全組織內應有的戰略責任；教導受訓學員熟悉美國陸軍的部署；研究作戰與戰略議題；從事有利於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美國陸軍及國家的研究計畫。^⑧

二、海軍戰爭學院

「海軍戰爭學院」於一八八四年十月六日在羅德島州新港（Newport, Rhode Island）創立，是美國的第一個軍種戰爭學院，也是世界上持續存在最悠久的戰爭學院。一八八五年九月四日，第一期正式開課。^⑨著名的「海權之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就曾兩度擔任院長（1886~1889, 1892~1893），在該院教授海軍戰略與戰術，並完成著名作品——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六六〇~一七八三（*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他的作品不但使海軍戰爭學院的研究有了成果，也使該院在垂危時刻獲得拯救，提升了該院的地位。^⑩「海軍戰爭學院」在幾位優秀的院長主持下，歷經多年努力而在海軍深造教育上，逐漸獲得美國軍人與

註⑥ U.S. Army War College,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wc.htm>, Apr. 17, 1998, p. 2.

註⑦ *Ibid.*, p. 3.

註⑧ U.S. Army War College,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wc.htm>, Apr. 17, 1998, p. 1.

註⑨ 有關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創立經過，可參閱陳重廉譯，水手學者：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建校一百年院史（台北：海軍學術月刊，民國八十三年四月），頁一~六二。

註⑩ 同前註，頁六四~七五。



政治人物對其地位的認同。⑩至今，該院仍是享譽海內外的高級戰略教育學府。

「海軍戰爭學院」的任務是加強學員在海軍作戰、聯合暨協同作戰的指揮、參謀與管理的專業能力；提供學員對軍事戰略及作戰藝術之理解；培養學員聯合作戰的態度與觀念；以發展先進的戰略、作戰與戰鬥概念，作為未來海軍兵力、聯合兵力及協同兵力部署的研究暨兵棋中心（Research and Stimulation Center）。⑪

三、空軍戰爭學院

空軍戰爭學院設立於阿拉巴馬州的馬斯威爾空軍基地（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戰爭部將「陸軍空中武力學校」（Army Air Force School）改制為「空軍大學」（Air University），並於「空軍大學」內成立「空軍戰爭學院」（Air War College），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該院正式開課，計有四十位教員及五十五位學員（四十五位空軍、五位陸軍、二位海軍陸戰隊、二位英國空軍及一位加拿大空軍）。自此，每年約有二百五十位來自各軍種、政府單位及盟軍的學員來此受訓。一九四七年，也成立了函授課程（correspondence program）；一九六一年，則成立研討課程（seminar program），讓無法蒞院受訓的資深軍官有受訓機會。⑫「空軍大學」的成立與發展，特別是「空軍戰爭學院」，主要是費爾查德（Muir Fairchild）少將的努力，他以「陸軍戰爭學院」為模範而規畫「空軍戰爭學院」，逐漸發展成今日的規模與成就。⑬

「空軍戰爭學院」的願景是成為航空與航太教育與思想的最主要之空權中心，以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戰略領導人物。⑭其任務則是教授高階軍官在支持國家安全的空中及太空武力部署（包括聯合行動）上，擔任戰略領導的角色。⑮

四、陸戰隊戰爭學院

陸戰隊戰爭學院是各戰爭學院中，成立最晚且是規模最小，它隸屬於「陸戰隊大學」（Marine Corps University）。其任務是培育學員有關戰爭及「非戰爭行動」（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性質、準備及進行之專業能力；培育從事「海軍遠征作戰」、「陸戰隊空地作戰特種兵力作業」（Marine Air Ground Task Forces Oper-

註⑩ 海軍戰爭學院整個從被否定到被肯定的過程，可參閱陳重廉譯，水手學者：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建校一百年院史。

註⑪ Naval War College Mission, <http://users.idsn.net/nwc/mission.htm>, Apr. 28, 1998.

註⑫ Air War College, <http://www.au.af.mil/au/awc/catalog.htm>, Apr. 17, 1998. 有關「空軍大學」的發展過程，可參閱 Wesley Phillips Newton and Jerome A. Ennels, "Air University Recovers From Vietnam and Regains Respect," *Air Power Journal*, Vol. 11, No. 4 (Winter 1997), pp. 60~68.

註⑬ Mark R. Grandstaff, "Muir Fairchil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ir University, 1945~1946," *Air Power Journal*, Vol. 11, No. 4 (Winter 1997), pp. 29~38.

註⑭ Air War College Vision, <http://www.au.af.mil/au/awc/stplvisi.htm>, Apr. 23, 1998.

註⑮ Air War College Mission, <http://www.au.af.mil/au/awc/stplmiss.htm>, Apr. 23, 1998.



ations)、「聯合暨協同作戰」、「國家軍事戰略」及「國力及國家安全戰略」高階軍官。^⑰

叁、美軍各軍種戰爭學院簡介與課程重點

一、陸軍戰爭學院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院長由少將軍職人員擔任，並由國務院派任大使級官員擔任副院長，負責國際事務。副院長並代表陸軍戰院直接參與有關國家安全的研討會及世界性的專業論壇，並對美國外交政策及區域研究課程提供建言。另有一位軍職副院長協助院長管理、執行院長政策；一位參事 (Strategic Planner) 負責執行全院的策略規畫過程、發展策略計畫、領導策略規畫小組發展與協調近期計畫及專業工作；一位參謀長負責整合各單位支持與維持戰院、衛戍部隊及其他組織運作；以及一位教育長負責「學術事務指導委員會」(Directorate of Academic Affairs)，監督與協調學術政策、規畫、程序及計畫，學生課程指導。^⑱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教學有四個系，分別是「指揮、領導暨管理系」(Department of Command,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國家安全暨政策系」(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Policy)、「軍事戰略、規畫暨行動系」(Military Strategy, Planning and operations)、「函授課程系」(Department of Corresponding Studies)。「指揮、領導暨管理系」教導戰略領導、管理及倫理，包括行為科學、環境因素及文化因素，戰略管理、國家管理與組織管理之原則及理論，集中在聯合戰略預算規畫系統、兵力整合、兵力評估與兵力素質。「國家安全暨政策系」教導國家安全戰略與軍事戰略，包括國際關係、政治學、經濟學、區域研究、歷史、國家暨國際安全研究。「軍事戰略、規畫暨行動系」教導聯合指揮計畫、戰場戰略規畫、會戰規畫、聯合及多國暨單位間的計畫與行動、戰時聯合指揮、聯合特種兵力、聯合準則。「函授課程系」負責函授課程規畫、執行與評鑑。^⑲

陸軍戰爭學院於一九九〇年一月，獲得「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認可，該院正式課程(非函授班)具有二十二至二十五個研究所學分，在就讀民間大學研究所時，可由該研究所審核檢定實際承認的學分；並與賓州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和史賓斯堡大學(Shippensburg University)合作「公共行政」碩士學位計畫；^⑳正爭取給予該院畢業學員戰略研究碩士學位，^㉑相信不

註⑰ Marine Corps War College Mission, <http://www.mcu.quantico.usmc.mil/mcwar/mission.htm>, Apr. 28, 1998.

註⑱ U. S. Army War College,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wc.htm>, Apr. 17, 1998, p. 4.

註⑲ Ibid., p. 5.

註⑳ Ibid., pp. 11~12.

註㉑ U. S. Army War College,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wc/degree/index.html>, Apr. 17, 1998, p. 1.



久應可以獲得成功。

另有幾個支援機構：「戰略研究所」(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為陸軍部計畫次長(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Operations and Plan)進行戰略研究，其前身是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於一九四七年任陸軍部參謀首長時所設立的「先進研究小組」(Advanced Studies Group)。其任務是運用獨立分析進行戰略研究而提供政策建議，其研究集中在戰略環境、國家安全戰略及國家軍事戰略、戰略規畫、長期規畫、陸軍未來角色。定期或非定期出版研究報告與會議論文等出版品。「戰略研究所」於一九九三年七月成立「美國陸軍維和研究所」(U.S. Army Peacekeeping Institute)，研究陸軍參與維和行動的相關戰略與行動等議題，作為陸軍維和行動的智囊團。「美國陸軍軍史研究所」(U.S. Army Military Institute)、「美國陸軍健康體能研究所」(U.S. Army Physical Fitness Research Institute)協助陸軍進行軍史及官兵體能的研究，「美國陸軍戰爭學院」也出版陸軍的專業刊物——參數(*Parameters*)。^②

每年約有來自外國的四十位國外學員與美國學員一起，參加陸軍戰爭學院的正式課程，除了進修目的外，更能促進他們與美國高級軍文職官員的相互理解。^③這也是美國國際軍事交流與援助的一部分，目的在提升盟國的軍官素質。

二、海軍戰爭學院

「海軍戰爭學院」院長由海軍少將擔任，設有「海軍作戰學院」(College of Naval Warfare)、「海軍指揮參謀學院」(Naval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進修教育學院」(The 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另設有為外國軍官受訓的「海軍指揮學院」(Naval Command College)及「海軍參謀學院」(Naval Staff College)。

「海軍作戰學院」召訓陸海空三軍、海岸防衛隊中、上校軍官及同級的聯邦官員受訓，受訓學員必須具有學士學位，但多數學員都具有碩、博士學位，年資在十五至二十年之間，各單位選訓過程各有不同，每一年班約有二百至二百二十五位學員受訓，受訓十個月，分為三個學期，每學期三個月。前兩個學期，學員與「海軍指揮學院」的外國學員共同上課及研討。有些學員經選拔委員會同意，可以參與「海軍作戰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Naval Warfare Studies)的高階研究計畫。^④

「海軍指揮參謀學院」是提供各軍種中階軍官及聯邦政府官員中階的軍種學院層級的軍事專業教育，學員必須具有學士學位，事實上，超過一半的學員都擁有碩士學位，服役年資在十二至十五年之間，具有發展潛力。每年的一個班次約有二百四十至二百六十位學員，多是在八月開訓，基本上，其課程與「海軍作戰學院」相同，但主

註② U. S. Army War College, <http://carlisle-www.army.mil/usawc.htm>, Apr. 17, 1998, pp. 6~8.

註③ Ibid., p. 13.

註④ College of Naval Warfare, <http://www.usnwc.edu/nwc/cnw.htm>, Apr. 17, 1998.



要是中階層的課程，並也參與「海軍作戰研究中心」的高階研究計畫。^{②⑥}

「進修教育學院」是提供給各軍種及聯邦政府中高階官員與少數盟國海軍軍官，多重學科的非住校課程。參與學員必須具有學士學位，除各軍種軍官外，國防部文職人員亦可參加。該院比照「海軍指揮參謀學院」課程辦理，國內學員以研討方式上課，海外學員則以函授方式進行課程。^{②⑦}

「海軍指揮學院」成立於一九五六年，當時海軍軍令首長博克（Arleigh Burke）上將為提昇盟國海軍軍官與美國的關係而成立。一九五六年八月，計有二十三國的海軍軍官參加受訓。一九七二年，「海軍戰爭學院」院長特納（Stansfield Turner）中將逐漸整合本國「海軍作戰學院」學員與「海軍指揮學院」外國學員而共同上課及研討。每年約有三十九國的海軍軍官到院受訓。^{②⑧}

目前，三個學院每年八月開訓，受訓為十個月，分三學期，每學期三個月，^{②⑨}另有僅召訓海軍軍官的十一月及三月開訓的「海軍作戰學院」及「海軍指揮參謀學院」課程。^{②⑩}

「海軍參謀學院」原是一九七二年成立的「海軍參謀班」（Naval Staff Course），一九七九年改制為現制。在一九七二年開始的班次中，有十五國的中校級軍官應邀參加。其開班的目的在協助盟國軍官提昇專業與管理能力，受訓五個月及十天的參訪。以英語教學，課程分為四個主要研究領域（戰略與政策、聯合海軍行動、國際法與海洋事務，國家安全決策）及其他選修課程，並必須完成研究報告，另有參訪活動。^{③①}

「海軍戰爭學院」設置「戰略與政策系」、「國家安全決策過程系」及「聯合海上軍事行動系」負責課程教授。「海軍戰爭學院」的正式課程主要是研究「戰略與政策」、「國家安全決策過程」及「聯合海上軍事行動」及科際整合的選修課程，以理解衝突、其原因及解決衝突。「戰略與政策」課程是由「戰略與政策系」負責，教導學員能戰略地思考，探討從雅典到現代的海權理論及實務運用，以理解國家政策目的與軍事手段之間的關係；「國家安全決策過程」課程是由「國家安全決策過程系」負責，教導學員理解軍事行動所需考量的經濟、政治及軍事因素，並經由個案研究進行戰略規畫演練。「聯合海上軍事行動」課程是由「聯合海上軍事行動系」負責，教導學員規畫及執行協同與聯合軍事行動，以支持國家與盟國戰略目標；選修課程範圍很廣，從軍事理論到區域研究、從國際關係到專業倫理、從國際法到媒體關係；另有高等研究，進行專案研究。^{③②}

從一九五六年開始，波士頓大學就給予海軍戰爭學院教職官與學員進修政治學（國

註②⑥ College of Naval Warfare, <http://www.usnwc.edu/nwc/cnacs.htm>, Apr. 17, 1998.

註②⑦ College of Naval Warfare, <http://www.usnwc.edu/nwc/cee.htm>, Apr. 17, 1998.

註②⑧ Naval Command College, <http://www.usnwc.edu/nwc/history.htm>, Apr. 17, 1998.

註②⑨ Naval War College Academic Program, <http://www.usnwc.edu/nwc/acad.htm>, Apr. 17, 1998, p. 2.

註②⑩ NWC Schedule, <http://users.ids.net/nwc/registrar/registr.htm>, Apr. 28, 1998.

註③① Naval Staff College, <http://www.usnwc.edu/nwc/history.htm>, Apr. 17, 1998.

註③② Naval War College, <http://www.usnwc.edu/nwc/history.htm>, Apr. 17, 1998.



際關係)碩士學位的名額,後因學員成績低落而結束,教職官也在一九六三年結束;海軍戰爭學院另也與喬治華盛頓大學、布朗大學、羅德島大學合作進行碩士學位或學分計畫。^②但海軍戰爭學院的自行頒授學位,則要到一九九一年三月,才獲得「英格蘭地區大專院校協會」(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評鑑核可,對於「海軍作戰學院」及「海軍指揮參謀學院」畢業學員可獲頒「國家安全暨戰略研究」碩士學位,是美國各戰爭學院(包括國防大學的國家戰爭學院)中,最早授予碩士學位的戰爭學院。^③

三、空軍戰爭學院

「空軍戰爭學院」院長由空軍少將擔任,學員來自各軍種、聯邦政府與外國空軍軍官,受訓十個月,從八月到隔年六月初,每年約有二百五十名本國學員及四十國的外國軍官。^④早期空軍參謀首長杜根(Michael Dugan)批評空軍教育訓練出來的是「不識字的卡車司機」(illiterate truck drivers),因而,「空軍大學」各院,包括「空軍戰爭學院」課程幾經改革,逐漸獲得肯定。^⑤該院課程分為核心課程與核心選修課程,選修課程是提供學員依個人興趣與專業興趣選擇研究領域。課程都由五個核心系的文武教職人員負責,五個核心系是「未來衝突研究系」(Future Conflicts Studies)、「戰略準則與空權系」(Strategic Doctrine and Air Power)、「國際安全研究系」(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聯合兵力部署系」(Joint Force Employment)、「領導與倫理系」(Leadership and Ethics)負責。^⑥

「未來衝突研究系」的任務是強調未來安全環境中的挑戰,課程內容包括全球衝突、經濟資源衝突、超強國家的戰略問題、非戰爭行動的軍事行動、生化戰爭、資訊戰爭、空中優先與太空優先,並有兩個演習作業——「天空下」(All Under Heaven)及「庫虛米爾事件」(Incident in Kush-Mi'er),讓學員理解安全環境與未來空權及太空權的部署之關係。^⑦

「領導與倫理系」是經由個別的及組織的倫理、原則與例證之研究及實務,而提供學員戰略領導能力。教導學員從直接的戰術領導而提昇到間接的戰略領導,課程分為三學群(blocks):倫理、管理發展及指揮。^⑧特別是倫理課程尤為重要,因為美國空軍是負責美軍軍事倫理教育的軍種。

「戰略準則與空權系」是提供學員理解軍事武力聯合部署的戰略、準則及空權與

註② 陳重廉譯,水手學者: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建校一百年院史,頁二二四~二三五。

註③ Naval War College Academic Program, <http://www.usnwc.edu/nwc/acad.htm>, Apr. 17, 1998, p. 1.

註④ Air University Catalog of 1997, <http://www.au.af.mil/au/cat/awc.html>, Apr. 30, 1998.

註⑤ Dennis M. Drew, "Educating Air Force Officers: Observations after 20 Years at Air University," *Air Power Journal*, Vol. 11, No. 2 (Summer 1997), pp. 39~40.

註⑥ Air War College A Y Catalog 1998, <http://tuvok.au.af.mil/au/awc/catalog.htm>, Apr. 17, 1998.

註⑦ Air War College, <http://www.au.af.mil/au/awc/conflict.htm>, Apr. 17, 1998.

註⑧ Air War College, <http://www.au.af.mil/au/awc/leader.htm>, Apr. 17, 1998.



太空權。課程內容分為三個學群，第一學群是傳統軍事思想：包含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約米尼（Jomini）、孫子、馬漢、寇貝特（Corbett）等人的軍事思想；第二學群是戰爭分析：空權理論、戰史、戰場空權戰略及準則、核戰戰略與準則；第三學群是運用前兩學群所發展的概念，分析空軍現在與未來所面臨的議題：空權運用、當代空軍準則、當代軍種間的準則議題、當代空權理論、國家安全戰略及軍事戰略與空權。^③「國際安全研究系」是提供學員理解及詮釋政治與經濟潮流對全球、區域與國家安全的衝擊之課程，課程內容有後冷戰的國家政策、總統與行政部門、國家安全決策、區域研究。^④「聯合兵力部署系」是提供學員符合或超過「軍官專業軍事教育政策」要求之最高品質的聯合專業軍事教育課程，以勝任可能的聯合任務，課程內容強調以聯合與協同的觀點，重視多軍種及多國的聯合兵力部署。^⑤

一九九六年，空軍戰爭學院成立「戰略暨科技中心」（Center for Strategy and Technology），進行研究有關科技運用的長期戰略思考，及其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和啓示。該中心以研究、教育及出版等方式，支持將科技整合於國家戰略與政策之中。^⑥

四、陸戰隊戰爭學院

陸戰隊戰爭學院僅有五位教員，兩位上校、兩位中校及一位文職教授，僅召訓十二位學員，六位陸戰隊、兩位海軍、兩位陸軍及兩位空軍。^⑦課程以「戰爭、政策及戰略」、「國家安全與聯合作戰」與「陸戰隊空地作戰特種兵力作業」（marine Air Ground Task Forces Operations）為核心，並有「區域研究」及一般研究（經濟學、研究報告、選修計畫、演講、領導計畫）。^⑧陸戰隊戰爭學院也不負責外國學員受訓，而是由「陸戰隊大學」負責。因此，該院是美國軍種戰爭學院中，最不具聲望的戰院。

肆、美軍戰爭學院教育對我國戰略教育的啟示

我國各軍種的指參教育與戰略（深造）教育主要是由三軍大學負責，前者是由「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海軍指揮參謀學院」及「空軍指揮參謀學院」進行各軍種，後者則是「戰爭學院」進行。就戰略教育而言，我國是由「戰爭學院」負責。

「戰爭學院」前身是「三軍聯合大學」，於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一日編併「三軍大學」而成立，「戰爭學院」的任務是培養國軍建軍與用兵高級指參人才及三軍大學

註③ Air War College, <http://www.au.af.mil/au/awc/strategy.htm>, Apr. 17, 1998.

註④ Air War College, <http://www.au.af.mil/au/awc/intlstud.htm>, Apr. 17, 1998.

註⑤ Air War College, <http://www.au.af.mil/au/awc/joint.htm>, Apr. 17, 1998.

註⑥ AWC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Technology, <http://tuvok.au.af.mil/au/awc/awccsat.htm>, Apr. 30, 1998.

註⑦ Marine Corps War College Overview, <http://www.mcu.quantico.usmc.mil/mcwar/overview.htm>, Apr. 28, 1998.

註⑧ Marine Corps War College Curriculum, <http://www.mcu.quantico.usmc.mil/mcwar/curric.htm>, Apr. 28, 1998.



優秀師資，發展軍事戰略階層有關準則。設有「正規班」與「戰略研究所」兩個班次，前者的教育使命是培養國軍大軍作戰及戰略規畫及指導人才，後者是培養國軍決策及決策智囊人才，以及深造教育師資與指導教授。前者召訓國軍中、上校及少將現役軍官，受訓五十週；後者召訓三軍現役上校及少將級軍官，並需是正規班畢業之優秀軍官，受訓六十六週。前者課程以軍事戰略及國際關係為主，配合野戰戰略、國防管理、戰史及聯合作戰；後者則以國家戰略與軍事戰略、國家安全決策、國防資源管理為主，期末實施聯合作戰演習，並與民間大學（如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及政治大學外交系）合作開設學分進修課程。^⑤

就美國軍種的戰爭學院的發展特色而言，特別是其文職人員參與及接受戰略教育，以及努力爭取學術地位的特色，對我國戰略教育的發展，似乎有以下幾項啓示：

一、提昇軍事院校及戰略（軍事）研究的學術地位

美國各戰爭學院爲了提昇學員的學術地位或戰略決策素質，紛紛與鄰近大學合作辦理學分進修與碩士學位計畫，也積極爭取頒授碩士學位的資格。就我國的戰爭學院而言，也應有此目標。因此，「大學法」應將軍事院校教育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之內，依教育部對大專院校之標準及要求，評鑑軍事院校之教育成效，特別是「三軍大學」的「戰爭學院」及各軍種的「指參學院」。行政院院會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六日通過的「軍事教育條例」，是以設置「國防大學」的方式，預定將「三軍大學」改制，以逐步獲取教育部的學位認可，這是正確的方向。

此外，「學位授予法」應將軍事研究或戰略研究納入碩博士學位授予範圍，可比照美國的「國家安全暨戰略研究」碩士學位或中共的「軍事科學」碩博士學位。爲達到此目的，國防部必須與教育部協調訂定碩博士學位學分課程標準；「三軍大學」則依此標準改善師資結構、課程與設備，特別是聘任具有博士學位的軍文職人員，以取得頒授學位之資格。爲促成此目標的達成，可邀請教育部大學評鑑委員會對「三軍大學」與「戰爭學院」進行評鑑，協助「三軍大學」達到頒授「國家安全與戰略研究」碩士學位之條件。

二、擴大召訓高級文職人員

美國除了國防大學受訓學員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聯邦文職人員外，各軍種的「戰爭學院」（除了陸戰隊）也召訓聯邦政府的文職人員，提供軍文職人員共同思考國家安全的問題，以獲得共識而能在處理相關問題時，能易於協調與相互支持。目前，我國官方的戰略研究與教育，自始就產生軍文職人員分流的現象，政府並未提供軍文職人員共同進行戰略研究與教育的機會，早期僅靠「執政黨」內部的「國防研究院」聯繫國家安全戰略與軍事安全戰略。自從軍方退出「執政黨」的受訓課程，政府內的高階軍文職人員也就失去此聯結，政府所舉辦的「國家建設班」也只是高階文官的訓練，

註⑤ 三軍大學戰爭學院，<http://www.afu.edu.tw/戰院-1.html>，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日。



忽視高階軍官在國家（軍事）建設的重要性，也就是認為軍事建設是自外於國家建設，而忽視統合軍文職高階官員的智慧，致使國防預算與非國防預算之間產生不必要的爭論，就像軍事教育是不是屬於國家教育體系，就陷入成見之爭。部分的國防預算是否屬於憲法所規定的教育、科學及文化預算，也是爭論不已。

若是軍文職官員能有共同受訓的機會，就較易溝通彼此意見，畢竟，國家安全戰略是整體的，必須要有軍事安全的配合；同樣的，軍事安全戰略的決策也絕不能只是將軍的職責，應是整體高階軍官與文官的共同職責。否則，像台海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簽署和平協定，這麼重大的國家安全議題，若無文武高階官員共同研究，研擬因應策略與軍事安全戰略的話，國家安全是會在極短時間內遭到極大傷害，危及人民生活福祉。美國國防大學的「國家戰爭學院」就有四分之一的受訓學員是來自國務院及其他聯邦政府單位；^⑥軍種的戰爭學院也開放給聯邦政府文職人員受訓，我國「三軍大學」也應朝向此目標規畫，召訓其他相關部會的文職人員，如外交部、內政部（兵役司）、國家安全局、經濟部等等，共同進行規畫，以收統合之效。

三、正式聘任文職師資

美國各軍種的「戰爭學院」都有正式編制的文職教授與研究員，長期專研相關戰略研究與教育，並參與國防部及各軍種的實際決策，例如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中心不定期出版的專刊中（此刊物可在中研院歐美所及政戰學校政研所獲得），就可以發現文職研究員的研究成果。相較於美國，我國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師資（教官），絕大部分是採輪調方式，任期不長而無法長時間從事某領域的專業研究與教學，文職師資則不受此限制，可長期專研並能維持與精進研究水準。如此，才能培養出專業的戰略研究人才及決策智囊。因此，必須創造優於一般大學的福利待遇，吸引優秀學術水準的文職師資，以長期提昇戰略教育與研究的品質及水準。並能藉此聘任具有學位與專長的師資，開設相關專業課程而能符合教育部頒授碩士學位的標準。

四、增設文職副校長或副院長負責學務工作

軍職人員受到任期、晉升及調遷之限制而無法規劃與執行長期的教育學術發展計畫，致使「戰爭學院」的發展計畫，常因單位首長更迭而改變，如兵學研究所、戰略研究中心的改制及設制，沒有長期發展的規畫。應增設文職副校長或副院長負責學務工作，並負責校務規畫，推展長期的教育發展計畫。協助校長或院長綜理校務，並代表校長或院長出席民間相關的研討會或公聽會。校長或院長仍由高階軍事人員擔任，以收指揮協調之效，如此，校務或院務工作才有遠瞻。

五、增設戰略研究中心

美國各軍種的戰爭學院，不是在學院之內就是在所屬的軍種大學之內，設立相關

註⑥ National War College, <http://www.ndu.edu/ndu/nwc/nwchp.html>, Apr. 28, 1998, p. 1. □□



研究中心，聘任正式的軍文職研究員，以研究、教育與出版等方式提昇學院的學術水準與作為國防部及軍種的智庫。我國「三軍大學」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的「戰略研究中心」並無法累積該院的智慧，況且，教職官本身仍需擔任課程講授及指導「戰爭學院」學員的研究論文而無法進行研究。加上，「三軍大學」除了每月出版「國防雜誌」外，少有出版教職官的研究報告，更使「三軍大學」的戰略教育水準不易提昇，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戰略研究所就不定期出版研究報告，供三軍軍官、政府官員及外國參考，實是值得我們學習。

伍、結 語

國家安全不能完全依賴高科技，仍需配合高素質的國家戰略與政策人才，尤其是軍文職高階人員在戰略思考的共識。戰略教育是可以提供他們培養戰略共識的機會，藉由彼此交流與互動而能對國家安全有共識。昂貴的武器裝備投資效益是不及在戰略專業教育的投資效益，寧可少買一架飛機、一顆飛彈、一艘戰艦、一輛戰車，也要將國防經費投資在戰略教育上；寧願少蓋一所大學、一間學院，也要將軍事教育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之內，否則，將國家大量資源投資於購買武器裝備，卻又不願投資培養優秀的戰略軍事人才。一旦，戰事興起，將會是由配備第一流武器的第二流人接受第三流人所決定的國家軍事戰略，第一流人則是緊忙地逃亡海外，如此，焉有不敗不亡之理。

在國軍進行「精實案」之際，我們看不到政府與國防部對我國戰略教育的願景，軍文職人員之間仍存有戰略思考的隔閡，若不能改善現今戰略教育的缺失，則良將良才將無法出現，以保衛國家安全。美國的文人總統、國防部長與各軍部部長之所以能控制軍人，原因甚多；但文職人員參與軍事體制及與軍人一起接受戰略教育，促使彼此之間的理解，會是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們從美國各軍種戰爭學院的戰略教育看到了軍文職人員的交流，這對我國仍以純軍事事務思考國家安全或戰爭而言，值得我們關注與學習。我們應儘速地改善現在官方的戰略教育與研究缺失，讓文職人員也加入戰略社群之中，更要提昇軍事院校的學術地位，賦予戰略（軍事）教育學術學位，承認軍事教育也是國家教育的一部分。

* * *

（收件：87年5月2日，修正：87年6月17日，接受：87年7月3日）



The War College Education system in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Hua Moh

Abstract

National Security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Onl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ivilian and military leaders can help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education can both provide the chance for them to refine their strategically thinking and promote exchange and consensus between leaders. The war college education system in American is a valuable program that could have valuable lessons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war college education system and makes suggestions to improve Chinese war college education.

Keywords: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Education

